

粤剧丛刊

杨郎与布娘

會 剛 陈 璐 秦中英編劇

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編

广州文化出版社

編輯的話

- 一、粵劇是廣東地方戲曲的一個大劇種，流行於廣東、廣西、海外（華僑眾多的地方）地區，歷史悠久，保存劇目豐富，每個時期都有出現質量較高、影響較大的創作的劇本。為了全面地保存和更好地繼承發揚這些戲曲傳統和遺產，以及更多更好地反映現代生活，努力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戲曲；為了提供全國各地文化部門、戲曲研究機構、戲曲專家、劇團等研究參考、改編、演出等資料，互相學習交流各地戲曲藝術，特決定出版粵劇叢刊。內分歷史劇選和現代劇選兩種版本，交由廣州文化出版社出版。
- 二、粵劇叢刊所收輯的，絕大部分是粵劇獨有和富有地方色彩的傳統劇本和表現社會主義現實題材的劇本；並經過一定的整理修訂的。
- 三、我們力求以嚴肅負責的態度進行叢刊的編輯工作，但限於水平，且粵劇傳統劇目及現代劇創作卷帙浩繁，編選上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希望專家、藝術工作者、各地演員及讀者們指正，並多提改進意見。

中國戲劇家協會廣州分會

梅郎与布娘

人 物 表

梅郎——樵夫，布娘的情郎。

布娘——地主胡桂清女工。

胡桂清——地主。

胡富——地主的狗腿子。

胡妻——地主婆。

秋兰——地主丫环。

陈寿——地主老佣人。

春喜——地主丫环。

第一幕

第一场

時間：在傳說中的封建社会。

地点：广东中山、番禺两县交界的一个山上。

人物：四浣紗女，秋蘭、布娘、梅郎、陈寿。

景：溪边景。

〔“禅院鐘声”一句开幕，轉“双星恨”尾段。众浣紗女上。

众 女：（詩白）同群姊妹笑哈哈，日日溪边好浣紗，风和日暖人共乐，无忧无虑胜仙家。（小曲起舞介）青山罩彩霞，朝阳挂树桠，小桥流水有人家，好个神仙洞府，世外桃源，满眼风光如画。好鳥枝头叫吱喳，似是呢喃軟語情話。看！农夫下田把禾插，樵夫上山將柴打，美丽的姑娘呀，齐浣紗，齐浣紗。

〔众人紛紛到溪边浣紗介。

〔鳥鳴声，秋蘭停下来，在照着水梳粧介，用“禅院鐘声”餽。

布 娘：（口鼓）咦，秋蘭姊爱听百鳥和鳴，的确够风雅。

秋 蘭：（口鼓）人地临水梳妝理发，鬼得閑听的雀仔吱吱喳喳。

甲 女：（口鼓）秋蘭姊，咪話我多咀，你顧得梳妝，就將浣紗放罢。因住老爷知道，虱乸都要担枷。

乙 女：（口鼓）你小的耽心啦，別人怕啫，秋蘭姊就唔使怕。

秋 蘭：（故意追問，以此自夸，白）点解啫？

乙 女：（口鼓）重使問？鷄叮放光虫心知肚明。

秋 蘭：（口鼓）懶嚟，口花花！

丙 女：（口鼓）就喱升师爷奶奶，所以咁声噪。

秋 蘭：（口鼓）你只衰女乱噏，因住我掌你咀吧。（梳整头髻
一时失手将一朵花跌落溪中）唉吔！朵花跌落水中，顺流而
下。唔该春菊姊同我执番。

丁 女：（即春菊）（口鼓）唔使我执，叫师爷同你执花啦。

秋 蘭：（口鼓）吓，衰鬼口多多，等我执完花至 将 你 打。
〔踏石拾花不幸一滑，把一只脚踏下水去，提起来，花鞋湿了。〕

众 女：（笑口鼓）嗝呵，上好花鞋，变作烂泥渣。哈哈！

秋 蘭：（白）至衰你唔同我执！（以水溅丁女介）

〔丁女也溅水给秋兰，众人大笑，两人追逐，终于秋兰捉到了丁女。〕

秋 蘭：（泼花）你口舌招尤，我要将你打。（举拳欲打）

布 娘：（上前劝止介泼花）两人勿嬉戏，快快浣好纱。大家姊
妹上头，何必互相嘲骂。

〔两人罢手，远远传来梅郎歌声。〕

梅 郎：（山歌、远声）斩柴要斩树桤叉，娶妻要娶会当家。

秋 蘭：（白）听吓！歌声几好听！

丁 女：（白）带娘，梅郎来找你啦！（回溪边准备浣纱）

梅 郎：（山歌、近声）斩柴要斩树桤叉，娶妻要娶会当家。

〔布娘貯立遙听，神为之往，不觉跟声上前，众女指着她窃
笑介。〕

布 娘：（山歌）浣纱要揀清溪水，嫁郎要揀老实人家。

梅 郎：（山歌）郎情長过清溪水，

布 娘：（台左下、山歌声）妹心洁如漂白纱。梅郎，梅郎！

梅 郎：（声）布娘，布娘！

〔声渐远了。〕

甲 女：（口鼓）布娘姊与梅郎对答山歌，真系一乐也。

乙 女：（口鼓）刚才梅郎宏亮歌声，响彻云霞。

丙 女：（口鼓）布娘配梅郎，就最登对，好似織女牛郎，雀桥高架。

丁 女：（口鼓）我話似仙姬董永，一的也不差。

秋 蘭：（白）哼，你地估得太好咯！（滚花）就算佢系仙姬与董永，不久亦要分家。

甲 女：（滚花）系呀，聞得老爷想收起布娘，未知是真还假。

秋 蘭：（楔白）系——定——喇！

乙 女：（滚花）布娘一定唔愿，嫁个老鬼番瓜。

丙 女：（滚花）对，点会有梅郎唔嫁嫁老人，应知姐兒爱俏个句話。

秋 蘭：（白攪）自古有話（双）。买来奴婢养来馬。老爷中意时，唔嫁都要你嫁。而且嫁得胡老爷亦唔錯，錢財大把任你花。

甲 女：（白攪）布娘織錦胜天孙，人材又瀟洒。如果嫁老爷做妾侍，真系牛屎氹上插鮮花咯。

乙 女：（白攪）老爷收起鳳喜姊，被太太迫死真可怕。鳳喜姊尸骸还未冷，佢又想布娘姊，老爷荒淫阴毒无以复加。佢中意布娘，布娘条命迟早都死在佢手下。

丁 女：（白攪）佢慣作收买人命，我替布娘耽心又无法挽救她。

寿 叔：（远远声、白）秋蘭、秋蘭！

乙 女：（白）秋蘭姊，寿叔喱叫你啦！

秋 蘭：（向台右张望介、有韵白）咦，寿叔叫我做乜？不如我地树林躲密，呢条老坑走上山，一定爬到气都咳，搵我

地唔见呢，一定气到眼突突，（欲行，記起溪边的紗介）喂，
我地攞埋的紗先，唔使一陣会丢失。（取紗介）

甲 女：（有韵白）咦，布娘姊剩落的紗。

丁 女：（有韵白）等我拈埋佢个匹。（取布娘紗介）

秋 蘭：（有韵白）嘩，佢同梅郎傾偈，傾到浣紗都唔記得。

由佢流左去就算啦，你咁好心做乜。（强取紗丢回溪边与
众人入树林躲下）

〔冲头，陈寿上，台左望，叫秋蘭，台右望叫秋蘭，均不见
应介。〕

寿 叔：（滚花）刚才听到，佢地大笑嘻哈。如今不见一人，
真是奇哉怪也。（上尺上尺冬撑冬撑无限句，叫秋蘭；四处找
介，秃头起武西廂）我行行觉得脚軟麻，（双）个班鬼野，
去边处浣紗，哦或者去采山花，或者去采山花。（助助鼓
欲行上山去，一脚踏着地上遺紗，四鼓头几乎跌倒札架介。慢的的，
看见是紗，拾起看介）哈哈！（白攪）踩着札紗，（双）
几乎跌到我四脚爬爬。呢班女仔太冇腰骨，成札紗跌
落地下。一陣唔见左，一定垂头丧气走回家。老爷知
道唔够数，又要捱打兼受罵。好啦，同佢执番札紗，
好心不防做下。佢地年輕失魂慣，慎重当然不及我地
老人家。（欲上山，远远望见梅郎与布娘介）哦！（滚花）遙
见半山之上，开朵并蒂蓮花。布娘与共梅郎，响处喁
喁情話。不如我好人做到底，无謂搞扰他。担干做过
竹笋时，几十岁人都要通气吓。（土字腔轉武西廂尾）见
佢愉快叫人羨，睇晒，睇晒，我走去个边，代佢浣紗
（双）（鑼鼓踏老人步风趣地台右下）

〔起音乐引子，內唱山歌声介，歌譜同前，声越来越近，布娘

前导，梅郎担柴上，放下柴介。

梅 郎：（滚花）柴枝斬好，

布 娘：（滚花）抖下至回家。

梅 郎：（滚花）同坐溪边，

布 娘：（滚花）慢来说话！（拉梅郎手溪边坐，梅郎手痛甩脱介）
咦！做乜事呀？手痛？

梅 郎：（石榴花）刚刚上山，將柴打，见一棵古老树头又出嫩芽，我攀树枒，要將它斬下，輕身走上树来出力爬。

布 娘：（接唱）一定撞正桠杈，刺伤手喇。

梅 郎：（接唱）太聪明咯，估錯，太聪明咯，估錯。（轉西皮）
树根有蜂巢在，大过蓮花（句）。佢飞滿天，一窝蜂；將我追，在拳头，咬一針，腫痛非常，咪將我手搔。

布 娘：（滚里白）哦，原来被蜂針，一定重有条刺响处噪，
等我同你挑出喱啦！（坐下挑刺介）（西皮下句）嗰我胜过
太医真有假，当堂好番喇！

梅 郎：（西皮）感你隆情，感你爱护（轉二黄慢板）如今全无
痛楚，胜过仙药来搽。

布 娘：（頓有所忆、長句二黃）见你手被蜂針，想起夢境真可怕，
昨晚輾轉难入寐，心緒乱如麻，誰料瞌眼之間，
夢见与哥山中玩耍。（句）

梅 郎：（序）咁就优游一乐也。

布 娘：（二王）与你山溪追逐，共采山花。

梅 郎：（序）快活过仙家。

布 娘：（二王）誰料猛虎追来，真真可怕。（轉三脚凳）只
吊睛白額虎，舞爪又张牙。哥你揮拳头，勇將猛虎打。
誰知猛虎將你一啖，（一捶，轉咸字芙蓉）耽住往山

上爬。我立刻追上山；心中絕无惧怕。为救哥一命，我拉住虎尾巴，老虎见有人来，將哥你放下，佢轉头將我咬，又到你把虎尾揸，老虎咬我拳头，（一捶，拿梅郎手作老虎咬狀介）

梅 郎：（縮手呼疼，減字芙蓉）勿当真咬我一下。

布 娘（減字芙蓉）我心惊胆又跳，手脚乱咁爬。（滾花）[吓醒原来夢一场，大汗淋漓如雨下。

梅 郎：（牧羊曲）哈哈，此夢并不可怕，表示我倆同生共死情不假；虎咬我，你拖尾巴，虎咬你，我將虎尾揸，誠心相爱，狠虎当前何惧怕。

布 娘：（滾花）但愿我倆无灾无难，快活过坐蓮花。

梅 郎：（滾花）生死同心，无牽无挂。（欲拥抱介）

布 娘：（推开。白）有人呀！

梅 郎：（白）边个呀？

布 娘：（白）呢！条魚呀！（一捶指溪边机架见失了紗介，滾花）何以溪边石上，不见我扎紗？（找介）

梅 郎：（滾花）吓，唔见左扎紗，我同你四围搵下。

寿 叔：（内唱山歌上）鷄公仔，尾花花，十八姑娘找婆家。

布 娘：（白）寿叔，见唔见我扎紗呀？

寿 叔：（白）哦，见！（減字芙蓉）我见一条魚（一捶指溪）

布 娘：（羞介。接唱）人地問你个扎紗啫嗎。

梅 郎：（接唱）寿叔咪取笑人，

寿 叔：（接唱）我句句講真話。条魚追逐沉紗一扎，来去似穿花。

布 娘：（接唱）弊咯，咁扎紗跌落水中，

梅 郎：（接唱）一定順流而下。

布 娘：（接唱）而家重见唔见？

寿 叔：（接唱）唔见咯，大概流到去万頃沙。

布 娘：（着急介，滚花）寿叔为何不替我捞番？（一捶）

寿 叔：（白）同你捞番？得得得，喺我同你去万頃紗 捞 番
扎紗吓，（滚花）我說話无虛假。（四鼓头出取紗介）

梅 郎：（滚花）哈哈，原来寿叔同我地开玩笑，

布 娘：（滚花）急到我似落鑊生虾。

寿 叔：（滚花）我去下便替你洗干净扎紗，免阻你两人傾談
情話。

（布娘略羞介）

梅 郎：（口鼓）寿叔几十岁人，重鍾意講笑話。你到山上有
何要事？

叔 寿：（口鼓）哦，师爷叫我，找阿秋蘭回家。

布 娘：（口鼓）秋蘭姊正話都响处噃，

寿 叔：（口鼓）而家唔知走左去边，呢班人真鬼馬。秋蘭！
秋蘭！（四面叫介）

众 人：（声）喂！（原来众人伏在山石树林等处，现在四方八面地鑽
出来。口鼓）我地听布娘姊講古，拉住老虎尾巴。哈哈
哈哈！

寿 叔：（白）你地真百懶咯。（滚花）秋蘭，师爷找你，快
快回家。

秋 蘭：（滚花）我亦唔愿做溪中魚，- 偷听人說話。（扭捏下）

众 女：（滚花）我地睇咗场牛郎織女，呢出戏 做得唔 差。
哈哈！

（幕急下）

第二场

景：胡家后堂，中供观音像，像下挂鳳喜女真容。

〔慢五捶起幕。胡妻在拜观音，小婢春喜在侍候。〕

胡妻：（長句滾花）我朝又拜，晚又拜，拜得神多有神倚賴，观音菩薩慈悲为怀，一保佑我胡家好世界，二保佑的奴婢个个听话精乖，三保佑老爷唔好多心，（一捶）免至再招的冤孽債。（以手指鳳喜真容，为香烧手，惊介。白攪）鳳喜你有怪莫怪，（双）你咁灵圣，我真怕晒。我本无心将你迫死，只怪老爷立心歪。靜靜将你收作偏房，都算够胆大。所以我一时火起，皮鞭木棍就有得你捱。誰知你頸硬过张刀，死在三尺紅菱帶。我入房来施救，救亦救唔来。昨晚我梦见你返喱，突眼睜眉叫声太太。怒容满面，吓得我神台底下就躲埋。鳳喜，你要大量容人，冤家应要解。我响头对你叩多几个，千祈咪叫的牛头獄卒将我拉。（小罗双思叩头介）

〔寿叔食小鑊双思上，入門找胡妻，春喜以目示意她在拜神并代为呼唤介。〕

春喜：（白）太太！太太！

胡妻：（以为鳳喜声，白）鳳喜，我唔敢咯！（欲躲台下）

寿叔：（笑，白）太太，我喱呀！

胡妻：（白）你唔好喱纏我嘢，我宁愿同你打齋超度咯！

春喜：（白）寿叔喱找你呀太太！

胡妻：（白）唉！阿寿，你喱做乜呀？

寿叔：（口鼓）老爷准备出大城，叫攞定一百兩銀身边携

帶。重要在閣仔个大木杠，擺佢做大生日个件袍服，咁样入城至够派㗎。

胡 妻：（口鼓）一百兩銀？有，入一次城使乜一百兩銀，用費咁大？

寿 叔：（口鼓）唔知呀，听见話要见知府老爷送个礼，又去华林寺同鳳喜附荐打齋㗎。

胡 妻：（白）哦！（滚花）若果打齋附荐，一百兩銀亦不算大晒。（仄声）使多的錢打齋都唔拘，总要把鳳喜冤魂劝解。（白）春喜，同我入去擺定袍服与共銀兩！

〔春喜扶胡妻下，寿叔暗叫春喜留步，上前輕声問布娘在何处，却为胡妻回头所见介。〕

胡 妻：（白）阿寿！几十岁人重同春喜鬼鬼馬馬做乜？

寿 叔：（白）有！（滚花）查問布娘去边处？’回复老爷好交差。老爷吩咐找布娘，有重要事情来交帶。

胡 妻：（白）找布娘？（擲捶）找布娘有乜事呀？

寿 叔：（故弄玄虛。白）唔……唔知呀！

胡 妻：（白）哼！（三脚凳）找布娘有吩咐，此事令我疑怀。才去眼中釘，心情安乐晒。莫非生蠅猫入眼，我要管束呢条老柴。（一捶想介）（滚花）欲想打听情由，必先將阿寿来收买。（白）阿寿，唔系，阿寿叔！我想問下你，

寿 叔：（白）太太有乜吩咐呢？

胡 妻：（白）你到胡家有几多年呀，

寿 叔：（白）太太生大少爷个年我入喱帮工，第二年大少爷死我就变長工，而家头尾都有二十四年咯。

胡 妻：（白）老爷待你好唔好？

寿 叔：（白）爷……好！

胡 妻：（白）太太待你呢？

寿 叔：（白）都好！

胡 妻：（白）两个待你，边个好的呢？

寿 叔：（白）爷……当然太太你啦！

胡 妻：（白）太太对你，真系当心腹㗎，咁我求你做的事，
又得唔得呀？

寿 叔：（白）得！（秃头减字芙蓉）太太有事干，我尽力为你安排。

胡 妻：（减字芙蓉）老爷与布娘，一定其中有古怪。你替我
从中监视，可否做得来。

寿 叔：（滚花）哦，原来太太慌住老爷，心肠变坏。（白榄）
我有好方法，使到老爷唔敢心歪。用黑炭画个圈，叫
老爷企住唔准出界。我日夜同你看守住，不准佢出
街，或者定只鷄籠，織到老爷咁大。罩住老爷来养，
咁就唔乖都要乖啦！

胡 妻：（白）嘩，（滚花）你当老爷系鷄系鴨，你越老越痴
呆。我叫你暗中跟查，

寿 叔：（接唱）哦！哦！咁我又明白晒。（秃头白榄）我跟住
老爷出入，暗中將佢馬脚跔。若然佢同布娘有窿路，
我通知太太等佢好事难諧。

胡 妻：（白榄）系咯，你忠心为太太呢，太太多多打賞都唔
計帶。你記得同我睇到实呀，我而家入去把各事安
排。（与春喜同下）

寿 叔：（白）哈哈！（滚花）太太够晒計仔，呢世都唔使
食齋。我理得你咁多，由你两公婆將交噏。（台右下）

〔工土工工的的无限句。师爷胡富上，閃縮窺探介。〕

胡 富：（海南曲）方寸間，周时皆想盼，不論早晚，忘寢又废餐。（白）小布娘，人稱贊。勤紡織，好容顏。老爷对佢早存心，夫人睇住佢又唔够胆。本来應該輪到我，呢个师爷身份都有乜彈。点知我对佢够热情，佢对我好冷淡。莫非佢知到，我有左个秋蘭。（一捶望介）男人两条心，計我話長慣。得一望二唔算过太，三妻四妾亦好閑。而且我对秋蘭，早已丢到冷。见佢就憎到死，不过佢死纏住我无法轉弯。我又想得埋布娘，肝肠都想爛。而家偷偷嚟搵佢，靜靜把情談。所謂人怕晚时米怕籬，晚得多时就得美人青盼。（海南曲）今番实会啱，我想来都几晚，先行將她贊，重要放大个胆。（向台左窺望介）

〔秋蘭捧茶台右上，见状以为胡富找自己介。〕

秋 蘭：（白）师爷！

胡 富：（白）吓，布娘姊你嚟啦！（回头一捶。见是秋蘭尷尬狀介）

秋 蘭：（滚花）你将誰人等候？（一捶）

胡 富：（滚花）唔使問都系搵你秋蘭。（上前撫慰介）

秋 蘭：（脫手。滚花）咪住，我听住你叫布娘，（白）你話布娘姊，你嚟啦！（學狀禿头滚花）我早知穿你心眼。

胡 富：（七字清）你何須猜忌得咁交关。老爷叫我入来有事办。

秋 蘭：（七字清）秋蘭不信你空談。鬼馬多端分明坏蛋。你对布娘有意我并非眼盲。

胡 富：（滚花）好咯，你无謂絮絮叨叨，我重有好多事办。

（欲下）

秋 蘭：（白）喂，乜走呀，唔走得咁容易！

胡 富：（湊花）你勿多疑善妒，枝节横生。有事明日傾談，勿把时光阻晏。（擬下）

秋 蘭：（白）咪走！（三脚凳）你咪咁神气，想脫身都几难。你个薄情郎，近来对我冷淡。我岂甘被抛弃，早有一步棋行。（一捶）苦肉計一条，到时就照办。

胡 富：（滿不在乎地。白）乜野計咁巴閉呀？

秋 蘭：（白攞）你个薄情鬼，正一酸羌竹。只想新人笑，不理旧人哭。虽知我腹中，已有一块肉。

胡 富：（一捶掩口。白攞）你咪咁大声，被人听见就一鑊粥。

秋 蘭：（快湊花）你若然斗胆，抛弃紅顏。我稟报太太得知，定然將你严办。

胡 富：（的的撐。血泪花）呢件事情，事情，真惡办，佢拚爛，咁交关，反口咬人一啖，我想定計仔騙佢一番。（反緩中板）叫句好秋蘭，你毋誤会，將我为难。我爱娇姿，似宝如珠，岂有变心在一旦。我去找布娘，并非談情說爱，另有原故在其間。胡老爷，想收起布娘，又怕太太时时吼到硬。所以叫我师爷，来相約两个蜜 / 会把情談。（湊花）講白講明你勿多疑，太太知情就撞大板。

秋 蘭：（的的撐。白）呵，原来咁嘅，（半信半疑。湊花）你巧語花言难相信，除非当天跪下盟誓一番。

胡 富：（湊花）得得得，为表真心，請皇天共鉴。（开边跪下）（白）滿天神佛請开眼，听我胡富发誓把言談，若有对秋蘭負心（一捶停口，秋蘭問怎样介）我此后棺材烧成炭，雷劈火灰，五馬分猪丢落山坑。

秋 蘭：（白）乜野話？你講真的。

胡 富：（白）我話若有对秋蘭負心，我死后棺材都燒成炭，
雷劈火燒，五馬分尸丟落山坑。

秋 蘭：（滾花）听你胡言亂道，令我疑惑心間。不过即算你
想布娘，布娘亦唔會望多你一眼。

胡 富：（白）吓！布娘唔會望我一眼？点解呀？

秋 蘭：（花鼓芙蓉）你你你咪想塞心，时机已太晚。（白燈）
咪当你好架势，人地當為閑。佢早有情郎，发誓唔分
散。你想死就易，想布娘就几難。（尾腔）若然妄想，
聽你心肝都想爛。

胡 富：（吃惊介。口鼓）乜話，布娘早有情郎？

秋 蘭：（口鼓）你估講玩！

胡 富：（口鼓）你听誰人所講？

秋 蘭：（口鼓）亲眼见到是我秋蘭。

胡 富：（口鼓）佢情夫何姓何名？

秋 蘭：（口鼓）唔好講咯，講出嚟聽你多条頂心杉啫。

胡 富：（口鼓）秋蘭，你講唔講？（急极忘形）

秋 蘭：（口鼓）喺，你又話唔系愛佢，又使乜心急到咁交
关？

胡 富：（覺失言、辯開。口鼓）冇，我都話明老爺想收起佢，
你話畀我知，以免老爺撞正板啫。你呷醋就呷醋，咪
呷錯隔離个醬油罌。

秋 蘭：（白）又好！唔理你真神定假鬼，講出嚟等你息左
条心至得！（中板）我講出来，你知机識趣，勿再妄念
丛生。佢情夫，名叫梅郎，每日上山把柴斬。既少
年，又勤力，且是英伟非凡。小布娘，溪畔浣紗，时

常見慣。哥有情，妹有意，自然結合唔難。（齊口板）
有陣時，傾到黃昏晏。花蔭下，把情談。（滾花）我親
眼見得多，并非胡言虛泛。

胡 富：（的的摩。快中板）登時令我氣橫生。罵聲賤人真好胆。
情夫勾引不知羞慚。（滾花）好，等我稟知老爺，要佢
捱吓皮鞭棍棒。（先鋒鼓欲下）

秋 蘭：（闔住。滾花）喂，別人嘅事你咁肯理，總唔理下
自己個單。轉眼腹大如瓢，問你如何處辦？

胡 富：（這個……擲擲）（另場長句滾花）真系慘，（双）想唔到
秋蘭，會咁拚爛，若不妥為安置，佢定將苦肉計行，
留佢在胡家，終為后患，好，你有黑沙煲我有肥佬
肚，都要想條妙計，推佢落深坑。（句）所謂無毒不
丈夫（一捶）捫住個良心，整煲佢嘆。（龍舟）秋蘭姊，
我已想去想番。想將人瞞過，確系几難。不若我与你
私逃，去別處嘆。大城清風橋脚，住有我個外甥。你
搭渡出城，偷偷到佢處住几晚。

秋 蘭：（龍舟）好咯，今晚三鼓時份，我同你一齐起行。

胡 富：（龍舟）唔得，若被胡家知情，會將我地當蟹辦。双双
逃走，顯見有奸。而且迟兩日我收埋老爺的田租，
扒佢一大筆我地至够嘆。你先行离去，我續后扯就唔
難。

秋 蘭：（滾花）叫我一人前去，未免太過孤單。

胡 富：（滾花）唔怕，今晚叫王二暗中送你到碼頭，（一捶）

秋 蘭：（白）喂！老爺喱嚟！

胡 富：（急望。白）哼，一言為定，（滾花）今晚你要改裝打
扮。